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／散文組推薦獎 娠作用

瀛苑副刊

◎文／張品（中文碩二）

發現母親與以前不同，是從她的腳開始。母親脫了鞋，套上拖鞋從玄關走進來，二十四號的腳跨越門檻，進到我的眼簾，比她的側面還早。那雙腳和我的類似又不完全一樣，腳趾頭唯唯諾諾互相靠近，大腳趾指甲被高跟鞋擠壓微彎，貼著筆直的第二趾，第三趾的關節昂上，成了弓形狀，第四趾向第三趾靠近，是個倒著的彎月，引動小趾的去向，小趾順勢往側面轉，將污黑剝離的小趾指甲帶離了眼睛往下直視的視角，左腳右腳皆是。

聽說漢人的腳的小趾是雙片指甲的，反之則不是。想要細細分辨母親的小趾指甲，是從黑色的小島中找出國土的分裂，那平衡的兩座島上盡是脆裂的趾片，漂移在小趾上，隨著穿脫鞋而漂浮、碰撞、沈沒、消融，因此我可以感覺到其他的腳趾是根，小趾是浮萍。腳趾以不同的成分供養著向上延伸的莖，莖往上蔓延，透過血管上下流動著，是腳趾供養著血管，腳趾就是養根。

母親生了三胎，總是輕描淡寫說著生產的過程，陣痛、羊水破了、生產，痛楚淡淡消失在母親的話語裡，問起她生產的痛有多痛，是不是比拔智齒還痛？是不是像是未打麻藥的截肢之痛？母親說她記不得了，她的記憶裡沒有孕吐、肚皮上的白色紋路、胎動、吸氣吐氣、胎兒通過產道的痛、沒有血，沒有撕裂傷，只有嬰兒滑出產道的片刻記憶，還有我們皺巴巴的小臉，那是歷時多久的事也記不起來了，總之生產很順利，我們四肢健全，母親得了生產後失憶症。她的失憶症有產前、產後的、對於妊娠的。生產時從子宮規則收縮到子宮頸全開，紫紅色的生命在不斷擠壓後流出母體外，這種錫安力量讓母親遺忘真痛和假痛的界線，彷彿只看到嬰兒與嬰兒的掛牌，順著護士的指示，帶著開始癒合的會陰部位和肚皮上橫紋妊娠回家，用麻油雞灌養血液。

母親產後的小腹一直消不下來，小時候的我認為肚子裡面還有一個待出生的嬰兒，長大後發現其中已經沒有嬰兒，卻還有女人聖杯的遺跡。在小腹肚皮上，在肚臍上方、肚臍下方的皮肉被繡上白色的橫紋，一條條約三公分，用手指輕輕撫過會感覺到它凸出於皮膚上，我問母親這是什麼？母親回答我這是肥胖紋，然而母親一點也不臃腫，惟獨肚子膨大，這是生產留下的生理記憶。於是母親身上的線越來越多。皮下組織的膠原蛋白纖維的彈性快速擴張，妊娠紋開始在母親的肚皮、臀部、大腿留下暗紅的線條，這些線條從生產血淚的應和到銀白的凝固，這些疤痕象徵母親奮勇善戰的紀念。我在母親開刀時第二次見到母體的妊娠紋，與開刀縫線不同，開刀的瘡疤是一種介

於快速、急懼的震盪，這些傷在表皮擱下一條破斑，卻對母體不作用，只是一個痛楚、一個刀傷。在母親右下腹部的旁邊還潛伏著銀白色的妊娠紋，似乎也向人體抗爭著屬於它的領地，與開刀疤痕對稱著，我的視線停留在妊娠紋上，母親注意到我的尷尬沈默，她似乎忘記我是妊娠紋的幫兇，她也忘了她所孕育的孩子都是禍端。當我發現母親的腳背藏著黑蚯蚓，是我不滿十歲的時候，這些黑蚯蚓伏在母親的腳背上，隨著母親的步伐而移動，這些黑蚯蚓是從零碎小趾指甲往上延伸的，或是就是這些不安的趾片饜養這群不祥的曲線。幼時我一直以為，小趾是那些血管向上攀爬的力量根源，烏黑的小趾製造出赫黑的血液，像是自然實驗課中芹菜莖葉染著紅藥水的生機奧秘，當時我認為這就是家族獨有的血液，但是我摸索我的小趾，剝離的趾片卻沒有帶來黑血製造的跡象。

母親的小腿靜脈和母親比老化，血管與皺紋同樣是歲月的刻痕，兩者的不同在於我的加入。浮出腳背的血管是深紫色的，血管看起來幾乎要刺出皮膚，混雜著深紅色、青色的淤積處，彷彿是血液的淺灘，血河從腳趾往上延伸到小腿，像是盤旋在腿上的黑蛇，然後在大腿吐信。

拉丁語Aesculapius是醫療之神，蛇的脫皮帶有生命更新的意涵，但是盤旋在母親腿上的蛇並沒有帶來治療的力量，只有帶有劇毒的血。母親在懷我時，妊娠毒血症像炸彈一樣在體內爆開，抵抗高血壓的藥物讓母親全身都帶有致命性，因而波及到甫出生的我，當我抽噎哭泣期待乳汁，不解的嚎哭她與我的距離，母親只能無助的望著護士餵食這個欲求的生命，直到藥物戰勝，或是母親暗自向夢境中的蛇提出邪惡的交換，以紋身來抵押，治療我的飢餓，於是蛇爬到母親的腿上，由青色逐漸沈澱，然後成為了蛇柱，一次又一次提醒母親的愧疚。當血管顏色越來越深，穿著絲襪也遮不住，當脫鞋時引來注目眼光，我終於意識到母親的紋身是我的罪過。曾詢問母親，對生產後不後悔？對妊娠紋在意不在意？對靜脈曲張會不會感到害怕？母親總是笑一笑，說動手術就好了啊！有脈衝光，有雷射，有手術，細數方法消除我的疑慮，或是在我察覺自己對於母親的毀敗後，帶著有點事後逃避的意欲彌補之感。幾年後，當手術可成功去除靜脈瘤的醫學新聞發佈，與母親討論手術的可行性，母親的話裡有興奮也有過多的遲疑，也許割開腳上靜脈的想像讓母親想到她肚子上的橫紋，身上的疤痕已經夠多了，不必再製造拉出靜脈這樣宛如嬰兒脫離母體的冒險。當母親對抗歲月轉移到皺紋與頭髮的細痕、細絲後，對著鏡子觀望臉頰上的斑紋、扯著頂上白髮，用果酸塗抹著，將白髮染成黑色、茶色、紅色，只要斑點與髮色被遮蓋，母親就喜上眉梢。母親的桌上只見瓶瓶罐罐的美白、淡斑乳液與染髮劑，卻不見可以抹去妊娠紋、靜脈瘤的藥劑，是為了讓我不再想起，還是已經死心，我不知道，但是這些記憶之蛇，常常躍入我的惡夢中。



淡江時報社